

古今說部叢書

第五集

古今說部叢書

觚賸續編自序

斯人誰與世已滔滔此日不回年何冉冉悲虞翻之骨相孤負明時老潘岳之
鬢毛棲遲拙宦心如鶴靜自忘冲舉之勞政與絃清亦鮮更張之擾翠飛斷靄
常迎城上羣峯紅點疎林最惜簾前永晝倚床偃息神惝恍而若移凭几沈吟
思紛綸而乍起則有故人萬里文傳海國之奇往事十年書墜雲車之秘春風
說劍每期絲繡平原秋雨挑燈輒憶珠霏彥國百花綃水中宮闕出龍女之新
謠三生石月裏關山得牛童之舊夢棄非一族集有百端拈脉望之衣驚逢創
獲故兜玄之郭欣拾遺聞此皆曩牘之所未登而餘音之所欲奏者矣若夫曉
樹小園曲載龍桃之謗簸錢弱歲猥加賦柳之誣碧雲駁實敗友聲黑心符奚
關世教揮毫成錦慘卽類於鑠金濡墨畱蠅疵遂生於玷玉事可鑒也義無取
焉近者讀伏波訓子之篇始悔向人談過觀德操處時之術尤宜卽事稱佳因
抒會粹之衷用補消搖之錄德由潛發故懲寡而勸多道以邇存詎洪詳而纖
略偶倣西齋之記藉耳爲通寧希東觀之藏寫心則止遙憐松菊從此抽簪漫

捲詩書并當焚硯冠裳委之蠻府聞見黜乎愚谿倘遇蘇公復有姑且妄言之
請願隨嚴子應以母庸求益之辭壬午閏六月立秋日鈕琇書

觚賸續編卷一

吳江鈕琇玉樵輯

言觚

字訓

先贈君曰刻之爲義。刀豎其側。將自戕也。薄之爲言。冰承其下。將自陷也。有一於此。灾必及身。可不戒哉。

文章有本

傳奇演義。卽詩歌紀傳之變而爲通俗者。哀艷奇恣。各有耑家。其文章近於遊戲。大約空中結撰。寄姓氏於有無之間。以徵其詭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滸傳三十六天罡。本於龔聖與之三十六贊。其贊首呼保義宋江。終撲天鵝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惟易尺八腿劉唐爲赤髮鬼。易鐵天王龜蓋爲托塔天王。則與龔贊稍異耳。琵琶記所稱牛丞相。卽僧孺。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

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爲姊妹。其事本王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譏之也。古以孝稱者。莫著於王氏。哀祥其首也。若夫萬里尋親。則滇南慟哭記。亦係王紳之事故。近時傳奇行世者。兩孝子皆姓王。豈無所本而命意乎。

晝

坦園通編云。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當作晝。音獲。按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晝。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卽此可証。近聞顧氏格軒曰。宰予晝寢。晝亦當作晝。音話。謂施晝於寢也。禮諸侯晝寢。今以士人而用諸侯之制。是欲雕朽木而塉土牆也。侈而且僭矣。故夫子責之。不然。宰予爲四科之賢。豈有志氣昏惰。當晝而寢之事乎。

格軒雜咏

潘稼堂敘格軒遺書曰。其書約有三種。一撰述。二編纂。三評選。皆細書密註。計三十餘帙。可謂富矣。獨其遺詩少傳。蓋格軒於詩不苟作。亦不多作。余已錄其

秋燈篇於吳觚。今復得村居雜詠。猶可想見其人於槃阿空谷之間也。其一小
築聊成隱。衡門繞徑斜。每多驚枕鳥。不斷曠牕花。秋月橫漁艇。春風響緯車。苦
吟時有得。把酒玩年華。其二震澤東廻渚。鱸魚是舊鄉。池菰鮮入饌。畦韭剪初
香。綠樹遮低屋。青苔繡短牆。更多堪畫處。漁網挂斜陽。其三綠滿平蕪處。輕風
媚柳條。蝶衣原自舞。燕語故相招。竹裏斜通徑。門前半枕橋。喧塵終不染。隔市
亦非遙。其四地僻人來罕。機忘鳥自羣。魚苗能種水。鴈字得書雲。香靜憑風度。
琴幽帶月聞。溪邊帆影出。一望已紛紛。其五籬下黃花徑。凝眸直遠天。竹深畱
雉宿草。暖藉牛眠艷。倚過牆杏酣垂出水。蓮情唯希種。秫難買傍湖田。其六流
水桃花路。來游可問津。指梅酸沁齒。摘菱冷侵唇。客見將迎少。書成借貸頻。乾
坤容嘸傲。我敢任天真。

總戎佳論

項城于大海永曆時予鐵券封伯。皇朝質其母而招之。乃始歸。命改授總兵。
順治中由滇南還。項椎牛設讌。大會故鄉父老。曰向者捐親戚。背井闔。貌是一

身遠游萬里。一日躬擐甲冑出入戎馬間。兵刃雪飛於前。礮石雷鬪於側。當是時。余豈復有生之心哉。戰必受傷。傷必重創。甚則洞胸穿腹。自期必死。而卒未嘗死也。懦夫弱卒。鋒鏑未交。心懷退縮。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避死者顧反得死。忘生者顧反得生。是有天焉。無容逆計也。因袒其體。徧示坐客。瘢瘍之痕如繡。見者無不驚嘆。彝陵總兵張忠孝賢而好文。康熙三十一年。余親家楊允文驚一以中軍守備爲其屬。謁張。張必降。握手備致謙抑曰。君以文章魁天下。致身戎軒。顧僕何人。而屈君於麾下乎。僕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猶憶少時與亾婦棲止茅舍。歲暮絕糧。丐恩主帥之閹。賜錢二百。易麪一斗。將藉爲夕餐。而腹枵心憊。趨蹶仆地。斗麪遂失其半。歸而告婦。相對垂涕。以爲無復伸眉之日也。惝恍出門。負暄東牆。偶以柳枝畫土。晃然若有物耀於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兩。是年進百夫長。家亦小阜。今幸聖明拔擢。建牙於茲。而糟糠之侶。久遊泉下。念之未能輒忘。僕舉此以告君者。要知困極則亨。理有必然。凡人遇小不如意。動生怨尤。此自絕於天耳。彼蒼仁而愛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

雖武人。然其言皆當於理。筆之以爲偷生疾貧之鑒。

故友箴言

余有故友王師石。嘗言嘉善丁清惠公爲南畿操江時。巡視郭外。偶過刻字店。頤指左右。呼其人來。而肩輿已行。閱三日中軍押一人。投之階下。曰刻字店主。到公已忘之。熟視良久。乃曰汝店前所刻扁宇。筆畫有訛。呼汝命改耳。無他也。其人自公呼後。隨有夜役鎖至軍府。銀鎰周其身。叱咤盈於耳。晝夜不能食息。逮其還家也。中人之產已費其半矣。是知慎爾出話爲民上者。尤所宜亟。予他日學成而仕。尙其念之余。時甫十一歲。已有味乎其言。既壯而後。幸叨一命。奉之益恭。故余宰白水。題一聯於後堂云。丹毫一點。迺吾民利害攸關。須念悖出必將悖入。白日三竿。卽爾室公私畢照。莫謂知顯不在知微。念故友之箴言也。

玉劍訛

中山狼傳爲宋謝良所著。雖遊戲之筆。當時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托此以抒憤耳。玉劍尊聞曰。李獻吉下獄時。劉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對山。挾我家。

人往告康。康卽上馬馳至瑾門白之。明日卽赦出。其後獻吉反。嫉害對山。馬中錫撰中山狼傳以刺獻吉。夫對山之採獻吉原非望報於獻吉也。獻吉卽有忮忌。何至若中山狼之甚乎。况其文體豐茂。非宋人不辦。馬東田或有憾於獻吉。書此相諧。遂以爲撰自東田。明文英華仍之。蓋亦未深考矣。

京師竹枝詞

指揮陳鐸舊有京師月令。其二月云是月也。壁虱出溝中。臭氣上臘。妓靴化爲鞋。都下傳之以資溫凜。近日桐城方爾止有京師竹枝詞云。清晨旅舍降嬋娟。便脫紅裙上炕眠。傍晚起來無箇事。一回小曲一筒烟。亦可笑也。

藝林名句

石門呂晚村初名畱良。字實野。中年以後屏黜風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一聯云。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吳園次爲吳興郡守。地接常蘇。賓朋屢至。才名交累。不久罷官。吳梅村贈詩云。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兩押多字。藝林並稱名句。

醉隱記

區大相字用孺。高明人。前朝萬曆間居詞垣十五年。所著多館閣之作。其孫崇
詰手抄全集來贊。中有醉隱記。蕭疏醇雅。其事可記。其文亦可傳也。記曰。去余
鄉三十里。瀕江而居。有隱君子者。號曰醉隱公。醉隱公於他物無所嗜好。而獨
寄其情於酒。方其寄情於酒也。沈冥酩酊。嘗累日月。凡家之有無親戚之往來。
慶弔。世之理亂否泰。身之窮通榮辱。一切弗問也。以是數者爲妨於醉也。年十
二三。卽好讀古書。有志著述。尋以爲妨於醉而去之。舉於有司。夥縷繫組。謂可
券取。以爲妨於醉。又去之。終身不仕。或勸之仕。閉目搖頭。急呼家人。取酒滌其
耳。然後快。其才可以仕。竟不仕。其不仕直以酒故。曰醉隱也。醉隱公既浮沈於
酒。於是鄉之好事者。多載酒從之遊。耕夫牧子。有招輒往。往往盡醉。而人亦樂。
公之易與。于是風日之朝。月露之夕。或藉花蹊。或蔭竹嶼。或杖山烟。或棹水郭。
皆無不醉之時。無不醉之地。遺形骸忘物我。以自適於天地間。迺自號其鄉曰
醉鄉。鄉之前大江曰酒池。江之對岸大雁山曰糟丘。嘗命家人曰。我死魂氣往

來於是祭我多具酒。親戚或見憶。以杯酒相酌足矣。醉隱公既歿。其子中書君仕鑑卽所構櫻貌像思焉。曰醉隱樓歲時陳設漿醑肴核如存日。親友過者必酌以杯酒。屬余爲記。余維古之以酒爲隱者多矣。未必其真好也。彼生不遇時。或才不遇世。竄匿瓶罍。浮泊糟麯。以避名而遠害。所謂有托而逃焉者。醉隱公生遇明時。懷才不仕。無所托而逃於酒。殆眞隱者耶。昔屈到嗜芰。以子薦不以芰。君子譏之。其以飲食之故而違親之命中書君是舉。可謂善思其所嗜者乎。余唯不能酒。然喜酒。又喜人飲酒。常遲客不至。或客至不能具觴。終日談無趣味。嘗恨不與醉隱公同時。觀其沈冥酩酊之態。以發我趣。又束縛紳弁。無所逃於名義。不能如醉隱公之脫然無累。以適其酣暢之懷。謀於歸日後括所積俸餘。盡付酒家。日與酒氏酣暢其間。以庶幾所謂醉隱者也。然且未遑也。故樂道其事而記之。

禪諷

西邨吳公總制兩粵時。揚州吳蘭次以同譜舊好。來游羊城。寓長壽寺。寺僧大

汕者。法筵甚侈。而道力未真。知菌次爲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攢眉而言。兩臺延召之頻。三司應酬之密。六時並無暇逸。菌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大汕赧焉慚悚。此雖文人雅諷。實可作禪門棒喝。

牡丹狀元

崇禎戊辰揚州鄭元勳集四方才士於影園。賦黃牡丹詩。推虞山錢宗伯爲騷壇盟主。品題羣咏。最者賚以金罍。番禺孝廉黎遂球下第南還。亦與斯會。卽席成七律十章。宗伯評置第一。時號牡丹狀元。其詩有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而讀其全篇。尙未盡體物之妙。兼與揚州少切。余因點筆題四韻於後。聞道姚家種絕倫。雕欄重見一枝新。色分鶯羽迎風艷。香染蜂鬚浥露匀。小草豈能齊富貴。羣花從此辨君臣。碧簫聲裏紅橋畔。金帶徒誇往日春。

清客天

太倉王太常子孫衆多而賢。頴庵麓臺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試捷南

宮泥金之報疊至。適吳梅村在坐。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云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三通

書賈錢桂林嘗見雲間陳臥子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三通者。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攷也。按楊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伎。讀三通。庶幾通乎人矣。富哉斯言。

書名

著書必先命名。所命之名。與所著之書。明簡確切。然後可傳。若意尙新奇。字謀替代。一有謬悞。遂生訾議。不可不慎也。太倉吳梅邨與客坐語。適有送姑蘇志者。梅邨斜睨標題。呼童置几畧不展覽。客頗疑訝。梅邨曰。睹其書名。其書可知。考之於古。吾郡或稱會稽。或稱吳郡。或稱平江。國朝則踵唐制。而曰蘇州。則志蘇州者。自應名蘇州志。今稱姑蘇。將志姑蘇山乎。抑志姑蘇臺乎。於理未達。何

寓目爲番禺屈翁山曰吾粵有嶺南文獻一書常病其文不足獻亦因之而嶺南之稱尤未當按唐分天下爲十道其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國境而言也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南西路今徒曰嶺南則未知爲東乎爲西乎故爲書者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以尊王朝以合國史其道端在乎是合觀二公所論可以知著書之體矣

聖武成功詩

康熙丁丑今上親征葛爾丹殲魁係孥大定漠北閏三月十三日奏凱而旋
萬騎駿駿六師烈烈天子橐鞬戎服從德勝門入諸王羣臣蒲伏郊迎珪組充溢髦倪抃舞誠所謂敷天之鴻休無前之偉績也還宮而後在朝者掞藻彰勳諸體咸備京江張公新城王公各有凱歌數十首矞皇肅穆盛世元音其他以蒼健稱者有慈谿姜西溟之頌以雄麗稱者有海寧查聲山之賦而崑山徐公果亭倣唐楊巨源體獻聖武成功詩五言十章章十二句尤爲典雅其第一

章云。玉帛朝宗會。車書定保年。顯承揚往烈。欽若契眞傳。協律姚風奏。恢絅似日懸。時巡龍馭出。清問鳳綸宣。紫禁桐頻錫。黃壤賦屢捐。巍巍唯帝德。不冒本如天。二章云。敷文凝定命。奮武訖方隅。跋扈殲三孽。披猖蹶一夫。纔當收貔貅。卽已靖萑苻。海國雲沈艦。天山月挂弧。式圍真有截。咨牧正無虞。共仰垂衣治。淳風叶瑞圖。三章云。正朔通魚海。輿圖拓象胥。豈期遺小醜。尙敢極恣睢。負險營區脫。憑遐樹拂廬。詔曾馳博望。名每竊扶餘。蠶食侵藩部。鴟張震里閭。安民行一怒。中外有寧居。四章云。帳殿神居迴。戎衣睿慮長。韁韋珠作服。鞬琫玉爲裝。蓄衆仁無敵。勝殘武獨揚。旃旆林蔽影。組練日流光。魚麗成前列。龍韜運上方。軍容分左右。黃鉞在中央。五章云。貞卜師行吉。狂知賊勢微。自違雞犬詛。遂失虎狼威。乍遇朱旂合。何當赤羽飛。倒戈膏染鐸。積甲蘚生衣。路有千輜委人無六騎歸。渠魁亾可待。蚤已決神機。六章云。嘉歲逢柔兆。仁聲浹狄鞮。載驅勤展輅。衆望慰揚霓。儻休陳歌合。蒲萄飲醕齊。係嬰收乳贊。納賚上文犀。驛絡投青海。欹斜舞白題。垂恩行大寶。天外醒羣迷。七章云。金鑄諧雅奏。玉帳啟高闌。

兩屆芳春節。三占絕塞雲。長征輕險阻。勝畧重憂勤。駭浪平浮馬。危峰遠縋軍。
枯源泉自湧。凍澤草能薰。瑞應由誠感。羣神仰大君。八章云大武。張皇地洪勳。
赫濯時山形。規聚米土氣。鼓行糜冠白。歸連尹成猶。斬郅支。傾心輸靺鞨。流唱
息胭脂。溢路聯冠珮。充闈擁旄倪。天街迎萬乘。歌舞看班師。九章云鑾發秦川。
永龍回晉水。清睿情周隱。蔀朗鑒肅彩纓。兵自天河洗。功因月窟成。三農安撥
棟。一宿落櫑槍。大漠烟何峻。周行砥似平。無窮宵旰意。浩蕩及蒼生。十章云三
靈環黼座。萬壽進簫韶。廷集瞻雲頌。衛盈擊壤謡。祿功分櫛沐。天德共鈞陶。銀
漢奎章麗。金甌甸宇遙。池開非舞駿。門闢更詣堯。自昔聞恭已。尊光獨聖朝。韓
學士見而嘆曰。我輩當焚硯矣。是時上在暢春苑。奏進稱旨者加秩有差。其
文書以葉金之箋。韜以文錦之眷。而各鐫姓名銜職於牙籤以束之一帙之備。
所費多金裝潢善手。獲利頗厚。

曹娥碑辨

華州王山史著有山志一書。其曹娥碑辨曰。世說新語載魏武與楊修解曹娥